

春风送暖入屠苏

朱建波

古人讲究在岁首喝养生药酒,汉时,喝的是椒花与柏叶泡的“椒柏酒”。晋代之后,喝的是更为复杂的“屠苏酒”。屠苏,又写作“屠酥”“酴酥”。关于它的含义,历来众说纷纭。唐人韩鄂《岁华纪丽》的说法是:“屠苏”原为古代一间草庵之名。庵中住着一人,每到除夕之夜,便向附近的人家分送一包草药,嘱咐他们装在布袋里,投到井里浸泡,到第二天元日再将带着药味的井水汲出倒入酒杯,阖家饮之,这样一年中就不会感染瘟疫。今人得了这个处方,却不知道庵中人的姓名,只好用“屠苏”这个庵名来称呼此种药酒。

韩鄂在另一部著作《四时纂要》中披露屠苏酒方乃“轩辕黄帝之神方”,内含“大黄、蜀椒、桔梗、桂心、防风各半两,白术、虎杖各一两,乌头半分”。其所列八味药材的功效,主要是清热、散风、健脾、除湿,对身体也有利无害。

医药学家孙思邈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里,“岁旦屠苏酒方”的配伍又有所不同:“大黄十五铢,白术十八铢,桔梗、蜀椒各十五铢,桂心十八铢,乌头六铢,菴藜十二铢”,总共七味中药。铢是古代重量单位,一铢为0.65克。孙氏所讲的制法也是将药包悬沉井中,沉井的深度以“至泥”为准,也就是要悬到井底;饮用前,要将井水泡过的草药“置酒中煎数沸”,而不是直接喝井水或浸酒饮用;饮用的地点也有讲究,要选在朝东的窗内。如此这般,“一人饮,一家无疫;一家饮,一里无疫。”酒喝完三天后,把药渣投置井中,仍能饮而用之,年年坚持,可保一世无病。

跟喝椒柏酒一样,进屠苏也要先幼后老,从年龄最小的开始:“以小者得岁,先酒贺之”,让其先喝;“老者失岁,故后与酒”,令其后饮。对此,唐诗有艺术的记录。顾况云:“手把屠苏让少年”;方干云:“才酌屠苏定年齿,坐中惟笑鬓毛斑”。这种风俗在宋朝仍很盛行,苏轼诗曰“但把穷愁博长健,不辞最后饮屠苏”,苏辙诗曰“年年最后饮屠苏,不觉年来七十余”,皆为明证。



80岁的父亲,不愿捞几条鱼上来,用柴火小意来城里跟我们住,在乡下老家的自家塘里养得鲜美滋味,我们吃再多都不嫌厌。每年腊月二十八九,父亲还会举行隆重的起鱼仪式。他把鱼塘里的水全部抽干,将鱼全部捞起来留着过年吃,召唤我们带着爱人和孩子回家过年。清蒸、红烧、氽汤,做鱼丸、鱼冻、鱼干,整个春节,我们几乎天天都在吃“全鱼宴”。离开时,父亲还会让我们带些冷冻的鱼丸、风干的鱼干到城里,每次品尝时我们都能感受到家乡的气息扑鼻而来。

今年春节,我回乡时给父亲的鱼塘安装了监控,通过手机随时能看到鱼塘的情况。本想让他轻松一些,不必时时守着,可他还是一如既往,并没有因此减少去鱼塘的频次。在城里的我,通过手机看到父亲走在鱼塘边,坐在塘埂上,他在看四季变化,看朝阳初升、夕阳西落,看鱼儿戏水争食。留守在鱼塘边的父亲有些孤单,他在打理自己的余生,也在通过一口鱼塘期待我们常常归来。

父亲的鱼塘

尚九华

孤独的诗意表达

高自发

独仿佛慢慢涨起的潮水,让人艰于呼吸。黑夜来临又怎样呢?不过又是垂泪到天明的一夜而已!李清照“独自怎生得黑”的日子,淹没在茫茫的寂静而又孤独的大海里,彼岸都是丈夫的影子。

李密则在《陈情表》里只用一句“茕茕孑立,形影相吊”,便把孤独写到了极致。祖母年事已高,卧病在床,既然“既无伯叔,终鲜兄弟”,李密只能亲自端汤送药了。李密对孤独的表达颇为艺术,他没有撕心裂肺地呼喊,没有低回委婉地哀怨,却只用八个字,就把自己孑然一身、孤独无助的境况写得淋漓尽致。尽管这句话有其夸大的一面,然一个人孤独到只能和自己的影子互相慰问,其凄凉境地不得不让人莫名地生出些许同情。难怪晋武帝司马炎读过《陈情表》后大为

感动,准许李密先为祖母尽孝,后为国家尽忠。

同样是表达孤独,李白竟然把孤独渲染得十分热闹,比如那首《月下独酌》:“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”明明一个人饮酒,偏要说是三人,看官以为多热闹,细瞧仍然孤零零一人。诗人放浪形骸的性格可见一斑。虽然透着怀才不遇的极度凄凉,但偏偏要表现得自得其乐、狂放不羁,李白不愧“谪仙人”的称号。

与李白“静中取闹”的孤独不同,苏轼则是“闹中取静”。有一次,苏轼与好友袁穀、刘季孙一同游山玩水,作诗唱和,他在《点绛唇·闲倚胡床》中这样描述:“闲倚胡床,庾公楼外峰千朵。与谁同坐。明月清风我。”即使与好友伴游赋诗,玩得十分开

心,闲下来后,苏轼仍然会陷入“明月清风我”的孤独中不能自拔。与李白举杯邀月的狂放不同,苏轼是静静地和明月清风同坐,在这寂静中,苏轼都想到了什么,都跟清风明月说了什么,不得而知,但我们分明在词中看到一个个孤独的灵魂。这又是一个多么有趣的灵魂啊,苏轼在词尾写道:“风月平分破。”且把这清风明月和好友一人一半平分了吧,美景应该共赏,岂能独吞?

独自一人,享受宁静的生活,未必就是孤独;与很多人共处,看似热热闹闹,如果不能融入圈子或者心在别处,反而会觉得分外孤独。其实,很多时候,灵魂上的孤独才是真孤独!作家毕淑敏曾说:“在生和死之间,是孤独的人生旅程。保有一份真爱,就是照耀人生得以温暖的灯。”既然人生不过是一段孤独的旅程,那么就应该积极地寻找生活的意义和价值,用真爱点燃那盏温暖的灯,先照亮自己的内心,再照亮前行的路,孤独也就变得诗意而又永恒。

冬之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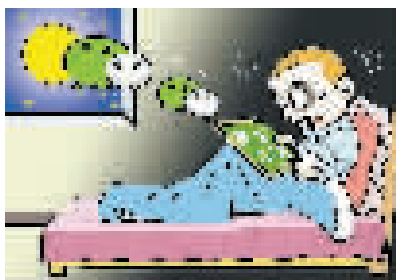
周春梅

冬之花,有清香的蜡梅,有清幽的梅花,还有南方在雪中依然明艳如火的茶花。而漫天飞舞的雪花,则是最纯净的冬之花。

还有一些树结的果实,也可以看作冬之花。比如《庄子》中曾经提及的可种于“无何有之乡,广莫之野”的樗树,俗称臭椿,其翅果在冬天呈燕麦色,远望则如一团团簇在一起的米色花。南朝乐府《西洲曲》中写到的乌桕树,冬天点缀着许多乳白色的小果,那乳白色其实来自

于包裹乌黑坚硬的种子的一层蜡质假种皮。这些小果三个三个抱在一起,远看如同莹润的白色珠玉,可以簪在女子的黑发上。比较起秋天时的红叶,别有一番清冷的冬之韵。

还可以把所有冬天的绿叶,都看作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冬之花。花本就以绿色为雅,比如梅花中的绿梅,牡丹花中的欧碧,均为花中之极品。如果把绿叶看成绿色的花瓣,那南方的冬天,就处处盛开着清雅的冬之花了。



百草园

“月蚀”

刘志永

隐形加班——是假休息还是真加班?

地空了,眼泪、不甘、空寂都在这儿赤黑的浓墨里。“纸”的最后一笔在帖上长长地画了一道,醒目、尖锐,苏轼坦坦荡荡地把内心的锋芒全都显露了出来。

但苏轼终是苏轼,他总能在人生至暗时刻绽放光芒。一个人自我说服的过程是很艰难的,何况他是苏轼。但也正因他是苏轼,他在黄州完成了人生的一次蜕变。他没有和那个昏庸的时代硬刚,而是自始至终把持着内心的安定,坐看风云,不甘沉沦。他在生活的捶打中,渐渐去掉桀骜不驯,唯我独尊的傲气,养成一种虚怀若谷的宽容之气,内心变得更加宏阔。所以,后来的他才具有了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安然,表现出“也无风雨也

无晴”的洒脱和旷达。苏轼最终用丰沛、安定的内心战胜了岁月。他在人生最狼狈的低谷里,在经历了大难后的虚无、孤独以及渗入骨髓的寒冷之后,终于赢得了人生。

可以说,没有黄州就没有中国文化史上的苏东坡。生活再难,他也能活出滋味,低谷的生活把苏轼锻造成了一座无人能及的精神丰碑。苏轼的经历告诉我们,一个人无论面对多大的苦难,只要笑对生活,轻装上阵,当重新出发之时,你会感受到那“一点浩然气,千里快哉风”。

星期文库

人生滋味之五

凄凉

迂夫子

会东山再起呢?

现代社会,亦不乏世态炎凉之事。某官员、某名人手书字画,不管有没有艺术价值,趋之者甚众。有人千方百计淘来,或精心装裱悬于高堂,或做牌匾立于显眼之处,与有荣焉。一旦官员、名人失势或锒铛入狱,则立即扯掉书画或砸烂牌匾,以示切割。大概世人都晓“落魄的凤凰不如鸡”的道理,攀龙附凤的多,又有谁会傍鸡鸭?

世态本就有凉有热,人情世故还是看淡一点才好。与人交往,如果事事利字当头,把情义抛诸脑后,极有可能步李崇德之流的后尘。为人处世,还须保持一颗善良的心,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和道义,不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,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信仰。

学习苏东坡笑对生活

李晓萍

中年后再读苏轼的《黄州寒食帖》,平添几多苍凉和体己的况味。

苏轼不惑之年,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。他在谪居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,怀着一腔悲怆,提笔写下了《黄州寒食帖》。整篇文章带着苦楚的味道,苍凉又多情。彼时的苏轼几次被贬,几经磨难,早已没有了年轻时的意气风发。流放中,他被荒唐的时世折磨得憔悴了,那份在内心不断发酵的苦楚,终是付与了纸墨。《黄州寒食帖》体现了苏轼政治

理想的幻灭,但也是苏东坡率真生命的开始。该帖通篇自然,干净利落,没有矫揉造作,没有夸张的技巧,笔尽其势、腕尽其力,气韵贯通,洋洋洒洒。

此时,苏轼的心是冷的,当他写下“今年又苦雨,两月秋萧瑟,卧闻海棠花,泥污燕支雪”时,他的内心也生满了厚厚的苔藓吧。

曾经,他是君主眼中明亮的少年,人生壮年却落得一句“也拟哭途穷,死灰吹不起”的末路绝唱。浮生若梦,他一笔写下来,整颗心便忽